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作家专卷

卢跃刚(下卷)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书名：卢跃刚(下卷)

作者：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
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ISBN:7-80145-554-1/I247.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春天里的神话 .....     | (1)   |
| 长江三峡：中国的史诗 ..... | (111) |
| 在底层 .....        | (271) |
| 乡村八记 .....       | (365) |
| 王恒杰传奇 .....      | (507) |

# 在 底 层

—— 《自救年代》 第一部



沈阳铁西区菜市场外摆擦鞋摊儿的“刘姐”远不会想到，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到来，竟然是那么的突兀，那么的急促，那么的冷酷。

大家都叫她“刘姐”。1996年元旦刚过的沈阳，零下一二十度的天气，浸骨的冷。三十多岁的刘姐，皮肤白皙，衣服整洁，羽绒服外罩了袖套，戴着一块白头巾，与其他摆鞋摊儿的一比，显然是沈阳城里人。她摆摊儿一年多了。她所在的建筑公司放长假也有一年多了。零下十几度的大冬天，在家门口干擦皮鞋的营生，别说干，以前就是梦都没有梦见过。沈阳有谚云：“宁肯饿死，也不蹲马路牙子。”有一次儿子对她说：“妈，你能不能不擦皮鞋？”她说：“你妈不擦皮鞋，你能上学吗？”

刘姐刚开始干时可没有这么理直气壮。天冷，她跺着脚对访问者说：最初半个月，她戴了个大口罩，把脸捂了个严严实实，看见熟人赶紧低头。“我要是个大姑娘，我也不来擦皮鞋。这里的人都认识，以后怎么找对

## 卢跃刚卷

象呀。”她指指旁边的外地人说，“不像他们，在这里低头挣钱，完了回家换身干净衣服，谁知道你在外面干的是什么？”

与刘姐相比，46岁的刘金芬隔了一代人。

刘金芬是1993年从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后勤处下岗的。她三天两头跑各类劳务市场，至今没有找到可心的工作。她说：“难呐，俺们这年龄，不上不下的。体面点儿的活儿，人家还不挑年轻点儿的、水灵点儿的？难！可挣点儿钱不容易呀。我爱人单位效益也不好，每月勉强能开支百分之七十。我父母和公公、婆婆都是一个厂的退休工人，厂子一黄，退休金都错月发，如今这物价，吃饭都是问题。我有个19岁的儿子，今年大学二年级，每个月都要寄100元钱。到去年4月，我觉得实在拿不出这笔钱，就跟儿子商量，看能否向学校申请困难补助。儿子回信说：“只有农村来的学生才申请补助呢。”

无可奈何的刘金芬，说起来是“老三届”。老三届除了考上大学的外，绝大多数都回城就了业。就业政策，倒是简单明了，“谁家的孩子谁抱走”，近亲繁殖。这批人年轻的时候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上了山，下了乡，少则几年，多则十几年，青春年华都窝在了农村。回城后，忙恋爱，忙结婚，忙住房，忙生孩子，三忙两

忙，没文化，没技术，一晃就到了上有老下有小改革开放的竞争时代。沈阳市妇联的一份调查说，沈阳下岗女工中，40至45岁的占到了71.5%，都是刘金芬的年龄段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这批人在社会就业竞争中都处于劣势。

刘金芬念了一段顺口溜：“最想的是上岗，最怕的是离厂，最倒霉的是老三届，最担心的是物价涨。你看，这些都让我给摊上了，可我做错了什么？”

原沈阳市数据转换部的职工刘洁则是另外一番景象。

她1992年下岗，自己办了计算机培训班。在各种计算机培训班林立的情况下，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，她拖着七个月身孕到北京揽活。孩子刚满月，她又为了一批急活上了北京。一次办完业务出来坐地铁，奶胀得厉害，就走进地铁厕所，往池子里挤奶。

雪白的奶水流进下水道，打扫卫生的大妈见了直心痛，问：“这位姑娘，那么好的奶水，为什么不给孩子吃？”

刘洁一听这话，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。

沈阳寒冷的冬天，把人的心抽紧了。“怎么还不来暖气？”铁西区进入11月了，屋里冰凉。许多工厂停产

## 卢跃刚卷

或半停产，工人都在家歇了。没钱开工，没有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，或者傻大黑粗的东西根本就卖不出去，没钱发工资，没有取暖费，供暖公司收不到取暖费就没钱买煤，没钱买煤就无法供暖。大家都在熬着，等着，盼着，心情沮丧。

沈阳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。

这一天，一批下岗失业工人涌进了沈阳市政府，

“俺们要见市长！”

“俺们要工作！”

“俺们要吃饭！”

时任市长李长春出来接见工人代表。

李长春，细眼，白脸，中等个儿，身板儿健壮。

在李长春的市长生涯中，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场面。但是，沈阳这笔账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对此，他早有思想准备。沈阳防爆器材厂破产试点改革，震动了全国。虽然沈阳防爆器材厂是一个只有一百几十号人的小型国有企业，但是具有很浓重的象征意义。这无疑是一个信号。这意味着1984年以来缓慢疲惫的城市体制改革要拿“活不好，死不了”的国有企业开刀了，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和企业将与“父爱主义”告别了。相对于几十万处于亏损半亏损的国有企业来说，这只不过是初试锋芒，投石问路。投石问路，当然是诚惶诚恐小心翼翼

翼，对可能发生的社会震荡作出估价，特别是下岗失业工人安置和出路问题，将会充分显露出来。弄不好，矛盾激化，影响社会安定。而且，80年代中期，恰恰是中国改革风起云涌、中国改革往何处去的关键时期，各种思潮花样翻新，各种利益纠缠胶着，改革激进与渐进争论不休，学生要民主，工人要生存，社会关系空前的复杂和脆弱。政治家们多少有些忐忑不安：经济体制改革再往前走多远，才可能不超过政治体制的安全线，才可能不动摇中国政治的基础？不久便有了“学运”、“反资产阶级自由化”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辞职。真可谓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。风满楼，颇犯愁。

对于工人来说，一个温温馨馨充满了幻想的时代结束了。

对于政府来说，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双刃剑拿在了手里。

所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都会发现，他既是改革者，又是被改革者。他们时刻都在扮演着“改革和被改革”这一双重角色。社会的某一个阶层，要么原有的利益会在新的利益结构下被拿走，要么还会得到新的好处。人人都在呼吁改革，人人又在保护既得利益。在这场利益的调整、纠缠、较劲的改革风景中，“乌托邦式的福利社会”土崩瓦解，贫富两极悬殊拉大，在缔造了

## 卢跃刚卷

大量百万富翁的同时，也缔造了大量的贫困人口。

这在预料之中，却是这样的急迫，直直地逼到了李长春面前，逼到了所有市长面前。

在工人看来，找市长要饭吃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市长关心市民的疾苦，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理论上讲，你这个市长还是大伙选出来的呢！

李长春来到了工人中间。

“我是李长春，有事坐下说。”

工人们大声嚷嚷着：

“俺们是工人，工厂开不出支，俺们吃什么？”

“市里把俺们调到有钱的厂子去吧，有福大家享，有饭大家吃嘛！”

要求就是这么两条，说起来并不过分。人要吃饭，人要生存，这是最起码的要求。任何人都无法拒绝这个要求。可是李长春无法现场解决上访工人的困难，而现在又不是说大道理的时候。他从兜里掏出几张钱：

“同志们几个月拿不到工资，我当市长的心里也难过。这几个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请你们收下。”

“俺们不要市长的钱！俺们要共产党的钱！”

“共产党也不是点石成金的神仙，能变金山银山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同志们，我领大家唱一首歌吧。”

“唱歌？”

这时候唱哪门子歌？大家心里直犯嘀咕。

“来，我给起个头。”

这时，屋外的人听见接待室里传出了《国际歌》歌声……

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。要创造人类的幸福，全靠我们自己。……

李长春与上访工人同唱《国际歌》，一篇报道描述说，唱完歌工人悄然离去。

有人说，一首歌就是一段历史。

此一“史”，彼一“史”。此一时，彼一时。同一首歌，今天唱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二

1996年2月3日午夜11点45分。北京木樨地家中，我坐立不安。

明天应该发沈阳“下岗职工”生存状况十篇调查报道的第一篇《走进沈阳》。第一篇里写到李长春带领上访工人唱《国际歌》。不安不是因为发表的问题，而是事实本身。李长春现任河南省省委第一书记，如果“唱国际歌”的事实有问题，一个电话打到北京来，可能带来颠覆性的后果。作为报道的组织者和责任编辑，对此必须进一步核实。“下岗职工”生存状态是既具有极大的新闻价值又相当敏感的题材。“把毛浩调来！”四川记者站站长毛浩“元旦”前便被紧急招到北京，与编辑部记者吕彤、沈阳记者站记者迟洪江会合，共同商讨，面授机宜。元旦前后二十多天的采访，回来后十几天的写作，十篇稿子，后九篇稿子万一被掐死，那便是欲哭无泪了。

“神经过敏”，是大报从业人员的第一职业病；“好处着手，坏处着想”，是大报从业人员的第二职业病；

## 卢跃刚卷

“偷偷摸摸躲躲闪闪暖暖昧昧不明不白不尴不尬不清不爽”，是大报从业人员的第三职业病。

废话少说，赶快打电话！“66”，刚拨了京东宾馆的两个号，便发现昏了头。“早把毛浩这家伙放回了成都。”把毛浩放回成都，真是一个英明决策。一年“新婚燕尔”，出来一个多月就想老婆，直想得心猿意马面容憔悴，再也无法写文章。一天下来，说是“一个字没写”。“跃刚，头痛，没感觉，写不出来。”他捶着头跟我说，白皙孱弱的身子骨夸张地摆动着。我的眼神说：“你少装蒜！”“饱汉不知饿汉饥！你混蛋！”他把细黑边眼镜往上推了推，那细白的小身子骨能飞过来吃人。三十多岁，翩翩少年，复旦大学中文系才子，此刻已经茶饭不思。“志春决定。”我说。“跃刚决定。”主管副总编辑周志春球又踢给了我，然后冲着我得意地一笑。冯尼格的黑色幽默，《回到你老婆身边去吧》！“走吧！”我说。说这话时，我真想冲着他屁股狠狠地踹一脚。毛浩，“冒号”。他被我扣留一个多星期，写了五篇报道，没写完，“冒号”后面还有两篇文章，“带回老婆身边写去吧”！他欢呼雀跃着去买了第二天的飞机票。稿子按时用电脑传回了编辑部。这小人儿，这情种，居然能写出如此沉稳厚重的文章！还是“老婆”这剂药管用。正在开着会，我悄悄给周志春写了一张条子：“放毛浩回

## 卢跃刚卷

家，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，英明决策。”隔着桌子，志春扔过来会意的一笑。

午夜时分的毛浩，想必是“重湖叠翠清嘉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。吕彤在盯夜班。

“吕彤，把毛浩给我揪起来。”

“我没带他家电话。”

“我也没有。我有重要事实跟他核实。事关重大。你想办法。”

“好，我想办法。打通了说什么？”

“让他给我家来电话。多晚都行。”

零点15分，窗外寒风凛冽。电话响了。

“跃刚有什么事儿？”几千公里外的毛浩，声音里分明还带着热乎乎的被窝气味。

“抱歉，毛浩，为了慎重起见，我还要核实一下李长春带着工人唱《国际歌》的事实来源。”

“没问题。在沈阳采访，好几个人给我讲过这个故事。而且还有正式出版物记载。”

“OK！”

这也是一种生存状态。20世纪的中国，人人必须自救，记者编辑也不例外。这就是“自救”。

### 三

今晚失眠。满眼浮现的是法国人欧仁·鲍狄埃和狄盖特，这两个《国际歌》的词曲作者。好像鲍狄埃秃顶，狄盖特戴着帽子，都是大胡子。一个沉郁的声音在反复朗诵着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第一句话：“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欧洲徘徊。……”

这个“幽灵”，便是人类理想中的公平公正的社会——共产主义。原来以为，这个社会已经就在眼前。可现实打破了幻想。“一切归劳动者所有”，结果是谁都有又谁都没有。

1913年1月3日，俄罗斯《真理报》刊登了一篇“尼·列·”的署名文章《欧仁·鲍狄埃（为纪念他逝世25周年而作）》。“尼·列·”显然是匿名。“鲍狄埃出身于贫困的家庭，在整个一生中他一直是一个穷人、一个无产者，他起先靠包装箱子，后来靠绘制印花布图样维持生活。”欧仁·鲍狄埃是巴黎公社委员。“公社失败后，鲍狄埃被迫逃到了美国。著名的《国际歌》就是他在1871年6月，也可以说是在5月的流血失败之后的第二

## 卢跃刚卷

天写成的……”“这首歌已经译成欧洲各种文字，而且不仅仅是欧洲的文字。一个有觉悟的工人，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，不管命运把他抛向哪里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，言语不通，举目无亲，远离祖国，——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曲调，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。”“世界各国的工人相继歌唱自己的先进战士、无产者诗人的这首歌，并且使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。”

后来国际歌不仅仅是“无产阶级的歌”了。它已经变成了全世界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把握的人们的歌。

二战期间，当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英国时，英国议会无论是工党议员还是保守党议员，全体起立，在议长的指挥下，高唱《国际歌》，以示庆祝。其悲壮、磅礴和命运感不亚于工人阶级。

“尼·列·”，就是列宁。列宁在纪念《国际歌》的作者时，俄罗斯革命者流放地的小木屋已长出茵茵绿草，西伯利亚的原野已是莽莽葱茏。

## 四

贵州长顺县青苗关下年近 70 的程明云老人不会唱《国际歌》。

老人闷着头不说话。他坐在火塘边，4 尺长的烟杆一明一灭。三天来，他的内心痛苦而犹豫。他拨开炭火，续上新柴，火苗映红了他那满是皱纹的脸。16 年前，为了打通青苗关，大儿子程安荣被哑炮炸死，如今已长成人的二儿子程安青又嚷嚷着要上青苗关。“青苗关呀青苗关，……”绿树青草的怀抱中，大儿子的坟头仿佛有两只眼睛，在眺望和期盼着黑山龙场的乡亲们，眺望和期盼着火塘边的老父亲。

一条路，从山里通到县城，不到 5 公里，民国 37 年（1948 年）开始修，修修停停，停停修修，前后用了 44 年！连他儿子，已经死了两个人，路还是没有修通。哥哥死的时候，弟弟只有 16 岁，眼看着弟弟成了家，有了孩子，能让他去么？一座青苗关，挡住了黑山人的出路，残酷地隔开了龙场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。黑山黑山，真是一个“黑山”！天刚一擦黑，整座村子便